



人文与社会译丛

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 自由及其背叛

*Isaiah Berlin*

[英国] 以赛亚·伯林 著 赵国新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 自由及其背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 (英) 伯林 (Berlin, I.) 著；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  
ISBN 978-7-5447-1676-5

I. ①自… II. ①伯… ②赵… III. ①自由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5108 号

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 by Isaiah Berlin  
Copyright © 2002 by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and Henry Hardy

Editorial matter © 2002 by Henry Hard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201号

书 名 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作 者 [英国]以赛亚·伯林  
译 者 赵国新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Pimlico,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2  
字 数 136 千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676-5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才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尋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 重印说明

viii

借本书重印的机会，我要更正一下编者前言引起的一两处误解。虽说这些演讲没有底稿，但也不是现场直播，在转播之前还是经过录制和编辑整理的。在本书编辑过程中，那篇题为“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的打字稿（见第xii页）没怎么派上用场。而且，据我所知，伯林的弗莱克斯纳演讲，无论录音还是录音的文字记录，都没有保存下来。

少数错误也得到了改正。应当感谢伯林夫人、乔治·克劳德、罗杰·豪泽尔，还有诺伊尔·马尔科姆，他们指正了其中的四处错误。

亨利·哈代

## 编者前言

ix

50年前，本书收录的这些长达6小时的演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无线电台播出，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还没有谁在没有现成讲稿的情况下，可以发表这么长时间的演讲，时年43岁的以赛亚·伯林是首开这个冒险先例的正确人选。他情感奔放的演讲风格、别具特色的嗓音（虽说有些人因此很难听懂他的话）、非凡的口才、对论题明显专注的程度、不为人知但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内容——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每个星期，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约翰·巴罗写道（当年他还是中学生），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sup>①</sup>这一系列演讲结束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引发了一阵通信活动，伯

---

<sup>①</sup> 约翰·巴罗：《一种共同的文化？19世纪欧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观念》，牛津大学欧洲思想讲座教授就职演说（未刊稿），1996年4月7日；另见莱莉娅对伯林早些时候在美国那次演讲的描述（见下文[边码]页）。

林本人也躬与其事。<sup>①</sup>

这些演讲巩固了伯林节节上升的名气：他能把思想哲理方面的东西讲得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而且，在伯林看来，这些演讲也为他五年之后就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及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奠定了基础。<sup>②</sup>然而这种名望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让伯林一直忧心忡忡的是：他担心自己受到片面的对待，被认为善于做秀，给当成杂耍演员。<sup>③</sup>第二年，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奥古斯特·孔德纪念基金会讲座的首场演讲<sup>④</sup>，(据说)迈克尔·奥克肖特向听众介绍，他是“讲坛的帕格尼尼”。他的恐惧还是有些根据的，因为他已经成了语速迅疾的高深演说的代称——“唯一能以一个音节说出‘认识论’的人”。不过，他这方面的公共形象并没有对他造成永久性损害，他庞观博采的思想资源，他以独特的风格、明晰性和说服力调动这些思想资源的能力，得到了人们的重要认可。

只有一次演讲(讲卢梭的那次)的录音得以保存下来，录音里有

---

① 《自由的命运》，见1952年12月6日《泰晤士报》第7版；另见12月9日、10日、12日、16日(伯林的信)、18日的读者来信。

② 在报道他任职的一则新闻中，《星期日泰晤士报》提到“他著名的广播节目，丰富多彩、不由自主、翻腾的思想和形象，如同奔流而下的瀑布之水，迅疾、生动、势不可挡”(1957年3月31日，第3版)。

③ 按照伯林本人的看法，《广播时报》过于强调他在这方面的魅力，特别突出他“因流畅而巧妙地阐述抽象观念而闻名”，以及他“能言善辩的名声在牛津之外远扬”(1952年10月24日，第3版)。伯林在10月26日给节目制作人安娜·卡琳写信说，这种待遇令人难以接受，因此他不可能继续为英国广播公司出力。显然他后来公开收回了自己的话，但他被刺到了痛处，他以罕见的严峻态度写道：虽说我可能只是一个让人感到快活和喋喋不休的vulgarisiteur(庸俗之士)，可我认为，我受雇于对方并不是凭这种能力。

④ 1954年出版，名为《历史必然性》。

一些噼噼啪啪的杂音，这段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听到。<sup>①</sup>今天要再现该讲座在1952年的效果，这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贴近伯林原意的东西了。不过，这六次演讲的录音(文字)记录还在(虽说有的地方差强人意)，经过编辑整理，还可以重新见证伯林非凡的阐述能力，感受到这些较早体现伯林自由观的论述所造成的冲击力；这些自由观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在1958年就任齐切利讲座教授时发表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不过《自由及其背叛》绝非他后来进一步锤炼的思想的粗糙先导。贯穿于这些早年演讲中的自由观，其基本要义已经全面形成，这种清晰易懂的论述，特别因为它是对具体思想家的口头论述，而不是一部抽象专著，而且还包含那篇就职演说所没有的许多内容，是对他生前已经出版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脑海中曾闪现过一个比较轻薄的念头：将这本书的副标题署为“并非里斯讲座”。安娜·卡琳，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的制作人，曾经制作过伯林的许多访谈节目。她知道伯林一直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州布莱恩·莫尔学院的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发表系列演讲(他在1952年2月至3月做了演讲)，便邀请他在广播中做一遍。她很清楚，说服他不易，因为他经常拒绝上镜，她已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不过，让她高兴的是，他居然很乐意。她听了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录音(现已亡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另外派给他一个声望很高的角色：里斯讲座演讲人，他是担当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

可是，上级得知后，却裁定伯林不适合，这让卡琳十分尴尬。他们是基于什么理由而得出这种看法的，对此我还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可能只是因为，当时伯林的地位尚未充分确立，而当年选择里斯讲座演讲人的标准比现在保守得多。不管怎么说，没有证据表明反

<sup>①</sup> 查询这份资料需要事先预约。该录音的索取号码为T10145W。

犹主义从中作祟。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那些要员的决定是不容变更的,卡琳只好将这个�息透露给伯林。好在他没有生气,这让她很宽慰。<sup>①</sup>

xii 应当说一说伯林对待出版这些录音记录的态度。总的说来,他的态度接近于他对出版自己的梅隆讲座的看法,那个系列讲座13年后发表于华盛顿特区,1999年出版,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知道,如果这些录音记录在他有生之年整理成书,就得大幅度修改而且还得扩充内容。正如他在1951年12月11日给卡琳的信中所以说:“你不难看出,很多东西向听众泛泛而谈是一回事,把它们付诸冷冰冰的文字则是另一回事。”他当然想以布莱恩·莫尔系列演讲为蓝本出一本书,在演讲发表后一两年之内付梓,可是,正如其他著作一样,他从未试图尽力完成这一必要工作,这两个系列演讲依据的长篇录音记录草稿给放到一边,忘掉了,虽说他已经进行了彻底修改。1993年,我替他弄出一份字迹清晰的复印件,其中包括他对手稿的全部改动以及他后来写的一篇导言,不过我相信,他没有再去看它。这部演讲录的标题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原标题),全文接近11万词,我想今后它会在适当时候出版。

我将本书收入的BBC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出来,把最初的草稿交给他,但这份草稿他本人也未曾去审查。我想,几乎可以确定,他再也不会理它了,我曾向他提到过这一想法,还表示了一番遗憾。或许是出于好意,他对我说,我不该那么肯定将来什么都不会发生:

---

① 目前我还未找到能够证实这种传闻的文献,虽说它可能存在:但我还记得,当我碰巧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很受震动,它听起来确有其事,不可能是我无中生有的编造。有关这一系列的演讲的产生以及安娜·卡琳的作用,可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London and New York,1998),第204—205页,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1年];以及汉弗莱·卡彭特:《世界艳羡的对象:BBC第3套节目和无线电台的50年历程,1946—1996》(London,1996)第127页。

“谁知道呢？没准儿12年之后，我会一下子把它拿起来，狠劲修订一番。”（或类似的话）可说这话时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那活儿可不是九十多岁的人干的。

虽说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可并不认为这些演讲全然不可取。他认为有些演讲要比别的好，不过他还是同意，经过“清理”，它们“可以编成一个小册子”。<sup>①</sup>我想，即使它们按照目前的样子出版，也不会有问题。我咨询了在这个论题上比我懂得更多的专家，我的判断进一步得到支持。他们也发现，有些演讲胜过其他，有的阐释目前看来有些过时；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它的出版是极为可取的。我希望，不应该认为这个结果得到了伯林本人的全面认可，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的确相信，它公正地体现了伯林对自由的这些敌人的看法，而且，它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观点，将这些出色的演讲添加到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无损他的令名，只要理清它们临时的、即兴的、非正式的性质，不要对本书提出超过它的起因所允许的要求。

xiii

BBC演讲不完全是为弗莱克斯纳讲座所准备的打字稿的简缩，也不完全是弗莱克斯纳讲座的重演，就像布莱恩·莫尔的《校园新闻》的每周记要所表明的那样——虽说由于该演讲更早的完整录音记录以及录音缺失的缘故，很难逐句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伯林本人有时说这两场演讲大致相同，例如1953年1月22日他在写给布莱恩·莫尔学院院长凯瑟琳·E.麦克布赖德的信中说：

我在伦敦的广播电台的演讲内容基本上与玛丽·弗莱克斯纳赞助的演讲相同，在此间演讲，我经常想起布莱恩·莫尔，

① 伯林1989年3月28日写给亨利·哈代的信。

我面对的可不是一百张面孔，我面对的是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用桌和覆着软木的墙壁——总的说来，我可能更愿意在电台演讲：当众演讲令我惶惑不安。这里的演讲带来了大量的听众来信，它们都是那些最不寻常的人写的，他们好像听过这些东西，他们对于以最惊人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和政治的主题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和思想，对于所有来信，我想我有义务做出某种解答。

xiv 然而，从BBC和布莱恩·莫尔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就在伯林在美国演讲的前后，这一系列演讲经过了相当大的重新编排，而且，不管怎么说，把同一部演讲辞发表两遍，这不符合伯林的特点，因为他热中于修正自己做过的东西<sup>①</sup>，除此之外，他几乎总是在讲台上对自己的演讲另起炉灶，即便他多次运用同一批材料。

伯林在信中说，他在面对听众时心怀恐惧，我们且引用茉莉娅·布罗德森提供的材料来印证。伯林在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时候，她临时给伯林当秘书，后来她成为该校儿童心理指导门诊的心理工作者。当时她正在读研究生，因而手头拮据，总要想方设法打工挣钱。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伯林的讲学风格，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伯林演讲风格最生动的描述：

周一晚上我去听他讲费希特，着实给吓了一跳。他匆匆忙忙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就在讲台后站稳了身子，眼睛紧盯着他的右边、观众头上的某个地方，然后侃侃而谈，他语速快得吓

---

<sup>①</sup> “我天生就喜欢对自己所作的一切进行改正和重新改正”，引自伯林1952年6月20日写给麦克布莱德院长的助理塞缪尔·H.保罗女士的信。

人,整整一个小时之内,几乎没有片刻的停顿,这个滔滔不绝的演讲显然很出色,不过我没大听懂。他目光注视的方向一直没变,他身体在讲台上前后摇摆不停,每晃一次,大家都以为他要倒下——要么往前倒,要么向后倒。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的掌心,在整整一个小时之内,他猛烈地晃动双手,好像要从中取出什么东西似的。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他话语连珠,说个不停,每句话都很漂亮,却没有停顿,除了出现某些不可思议的、表示转折的标志之外,例如“……所以说,显而易见,康德的自由观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费希特,唉!”到最后我精疲力竭,不过我敢肯定,要是说我曾听到或看到有人真正处于一种神灵感应状态,当时那一幕便是。几乎无法进行交流,这真是不幸。<sup>①</sup>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说本书的形成经过:这部长篇打字稿共有四章,各章标题分别是“作为一门描述性科学的政治”、“自由的观念”、“自由的两种概念:浪漫派和自由主义”、“历史的进程”。就算伯林还写过其他章节,作为最后两讲的底稿,可它们目前并不存在。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够,伯林没有写出这两讲的底稿,虽说在迈斯特那一讲,他可以利用几年前准备好的打字稿。<sup>②</sup>不管怎么说,演讲最开始是论述六个主题的——虽说在布莱恩·莫尔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

① 写给希玛·Z.比恩的信,邮戳日期为1952年3月2日。她另一封信里描述了自己给伯林当秘书的经历,很值得一读,我非常感谢莱莉娅·布罗德森将这些信发给我,它们都放在<http://berlin.wolf.ox.ac.uk/>,题头为“有关伯林的信”。

② 这个打字稿的修订本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伯林对迈斯特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动,它以《约瑟夫·德·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为题,被收入《扭曲的人性之材》一书(London,1990;New York,1991)。以它为基础的BBC演讲也在收入本书之前(形式略有改动)作为导论出现在约瑟夫·德·迈斯特的《法国探讨》中,理查·A.勒布伦编(Cambridge,199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主要通过阐述两个人的思想来说明每一个论题——最终变成了目前的样子：每一章以标题中人物为中心。在最终选择本书正标题之前，BBC的档案称这个演讲为“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我就以它为副标题。我还把演讲的第一部分单独拿出来，作为整部演讲的总论，因为这是演讲本身所提供的。

xvi 编辑这个演讲集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编辑伯林的梅隆讲座的演讲，虽说在编辑后者的时候，我手头上有更多不同版本的录音文稿、作者对录音文稿的更多评注、更多的相关笔记可供发掘。在此，我就不重复我在《浪漫主义的起源》前言中谈到的编辑过程，《自由及其背叛》收入的演讲与它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及其背叛》只有一篇演讲的录音。<sup>①</sup>这就意味着，我要花更大的气力四处猜测，以恢复伯林讲话的原貌。本书的主体部分根据BBC员工的原始录音记录，BBC员工当然不熟悉伯林的声音和他的论题，他们发现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他们时常被难倒，录音记录也让人莫名其妙[例如：圣西门(Saint-Simon)给记录成了西摩先生(Sir Seymour)]<sup>②</sup>即便录音里的话经常让人听起来疑窦丛生，不过，很显然，伯林说的是圣西门，几乎一直如此。

同以往一样，我在寻找伯林引文出处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正如我在本书[边码]第155—156页注释的序文中所说。让我和读者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作者，不过，还有已故的安娜·卡琳<sup>③</sup>，不

---

① 假如有读者知道其他演讲录音下落，无论是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演讲还是在BBC第3套节目的演讲——我都非常感谢他为我提供机会，来参照录音改正当前的文本。

② 另见下文[边码]169页，122页的第一个注释。

③ 在xiv页上所提供的网址上可浏览到安娜·卡琳的照片，它在“播音”这个栏目里。

应低估她在伯林思想生涯中的作用。她坚定不移、一再敦促他到电台演讲。在长时间的录音以及必要的重录过程中，她一直在诱导他，支持他，因为在演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很有压力（部分原因是它助长了他毕生的自我怀疑态度），这是他的特点。她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你剪辑、浓缩、提炼的本领真是不得了”，伯林在写给她的信中说——这封信我已经引用过，他还在信中提到她的“神手”。他们的通信表明，这两位俄国犹太移民是多么注重个人感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伯林需要一位思想上的监制帮助他实现全部潜能。安娜·卡琳矢志不移承担了这一角色，这就是我将此书题献给她、以资纪念的原因。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2001年5月

## 目 录

重印说明	
编者前言	001
导论	001
爱尔维修	010
卢梭	027
费希特	047
黑格尔	071
圣西门	100
迈斯特	123
注释	146
索引	168

## 导 论

1

我要考察的这六位思想家，都是法国大革命前后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探讨的问题属于政治哲学中长久以来的问题，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政治哲学才是道德的分支，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分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过于笼统的主题，在此我不想分析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略带夸张和简单化，把这些问题只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足够了：“为什么某一个体应该服从其他个体？为什么每一位个体都要服从其他个体或个体构成的群体和整体？”当然还存在大量的其他问题，例如，“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服从？”以及“他们什么时候不再服从？”，还有其他与服从无关的问题，诸如国家、社会、个体、法律的意义问题。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哲学的目的——它的目的与描述性的政治理论或社会学的目的正相反，在我看来，核心问题恰恰是“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服从其他人？”

我所关注的这六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都处理过这些问题。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爱尔维修死于1771年，黑格尔死于1831年；这不过是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这六位思想家还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因此，探讨他们不失为